

悲壯的历程

革命斗争回忆录

悲壮历程

程世才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 沈阳

悲 壮 的 历 程

程 世 才 著

王 秋 插 图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4印张·5插页·7插图·74,000字·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8 定价1.70元

目 录

悲壮的历程

“虎豹口”渡河西进	3
“蜂腰”上的长蛇阵	10
第一次决战	14
冲昏头脑的胜利	23
第二次决战	29
血战南流沟	36
生死关头	44
石窝会议	52
在祁连山中	55
跨过戈壁，进入新疆	60
历史的结论	67

紅軍的故事

空山頂大捷	73
“夜老虎”	89
強渡嘉陵江	96
包圍之戰	106

抗日斗爭故事

粉碎日寇“六路圍攻”	115
------------------	-----

悲壮的历程



“虎豹口”渡河西进

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夜，星星在高空眨着眼睛，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萎和干枯，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村落里的灯火熄灭了，狗吠的声音也早已消逝了。只有浩莽的黄河，仍然以它那一泻千里的氣勢奔騰直下。两岸的山岩象一双黑沉沉的铁手，用力地挡住了河身，黄河愤怒地咆哮着，涌起排空的浊浪，发出巨雷般的声响，冲击着岩石，水花四面飞溅。河边的渡口集中了大量的整装待发的红军队伍。他们要在这个深秋的夜里，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渡河西进！

这便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夜，红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西进时的景象。那时是红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李先念同志是政治委员、李天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

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繩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战士。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了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們都紧紧地盯着对岸，那里正閃爍着敌人的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他們相互喊叫的声音。站在我周圍的是一群等待传达命令的战士和前卫师——紅三十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大家都屏息等待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繼續沉默着，就是平时爱說爱笑，剛滿二十四岁的熊厚发师长也一語不发。我知道，虽然面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險，但大家想到的决不是恐惧，而是如何坚决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务。

那时，那里知道，这次渡河竟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的革命叛徒張国燾假傳了中央命令，致使两万多名紅軍将士几乎全部葬送在这西北高原上！

两个月以前，紅四方面軍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經過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同时，一方面軍西征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軍也正向固原靠攏。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們滿以为可以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爭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張。但是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会宁會議以后，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們紅三十軍，传达了張国燾組織西路軍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綫”的口

号。当时我們被蒙在鼓里，以为这真是中央的部署，所以部队經過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頂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蕩蕩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

为了避免暴露我軍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三十里的地方駐扎下来，秘密地进行偵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軍事訓練。

这天夜間，我們按照預定計劃，在靖远上游三十里的地方渡河了。但是船到中流遇上了一片浅滩，过不去。情况是严重的！我們三十軍是一梯队，九軍、五軍、总直屬队是二梯队。渡河的道路要由我們开辟，全軍同志今晚都在看着我們。这时，远远傳來几声鷄啼，东方已泛起微明，我立即同先念同志交換了意見，并取得总部同意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辛苦了一夜的战士們，这时抬起被水浸湿了的船只，在天亮前赶了三十里，返回了原駐地。

第二天我們派人繼續偵察过河渡口。經過一天的努力，偵察到虎豹口可以渡河，并将敌人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当天下午，我帶了八八师的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前卫团）的連、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看地形，我們隱蔽在河岸上，看到滾滾的黄河，从两山之間咆哮而来，浩蕩直下，对岸的光秃山巒，重迭糾纏，起伏不尽。貼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匪馬祿的騎兵旅就在这防守。敌人的工事不能不算严密，但它是擋不住我們紅軍的。

八八师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山谷較广的一个小树林旁边。

薄暮，部队又一次告别了房东，悄悄地向虎豹口出发了。黄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政治工作人员劝他们不要出门送别。但是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时，狗咬不已，为了不暴露我军行动，我们花钱将狗买下，把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归还老乡。老乡说：“为了国家大事，一只狗算不了什么！”

十点钟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匪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慢慢地我的表针指着了十一点。我向周围的同志一挥手说：“渡河！”那些渴望着行动的战士们，立即将命令带回本班，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我们坐在河边的指挥位置上，心情紧张的象弓上弦似的。

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我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射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先头部队向纵深发展了。这时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船只都陆续返了回来，河南岸的同志们高兴地跳起来了。有人喊，快攻打碉堡，有人急着登船渡过河去。掩护部队正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船只往返。登上岸的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和步机枪、手榴弹的猛烈火力，迅速地将敌人河防军一个团固守的防线突破了，占领了十几个碉堡作立足点，守敌一个多连，除极少数逃命外，全部被歼灭。

天亮时已渡过了两个团的兵力。

我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面条汤，这时我才

想起已經一天一夜沒吃一点东西了。当我大口吞咽着又香又热的面条时，又想起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寒冷了，馬鬃上經常挂着白霜，风吹得皮肤象刀割似的，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想起这些，面条也难以下咽了。因为几天几夜沒有合眼，我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的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把我惊醒，接着听到了飞机扫射声。參謀跑来告訴說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轟炸。我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有过防空布置，我們損失不大。敌机一跑我們又开始了緊張的渡河。

全軍人馬都渡过了黄河。紅三十軍仍是前卫軍，它象一把利劍，刺向敌人心腹，乘胜猛追。第二天下午四时，八十九師在宋家川，以三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馬祿騎兵旅的阻拦，俘虏了二百多敌人，繳获了八百多支步枪，十余挺机枪，七十多匹战馬。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軍一直追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三十軍仍担任前卫軍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馬鴻逵部；九軍和五軍作为前卫軍的預备队，另一方面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向西南方向警戒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第七天，我亲自率領八八師两个团，在宁夏中卫县五福寺，两小时就击退了馬鴻逵的騎兵团。

紅三十軍两个团占領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們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陝北去。当时我們不知道上級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計劃。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營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級才改变了主

意。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猛扑。守卫在一条山的八九师两个团、八八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抗击着，和敌人进行争夺战。

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政保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一千五百名骑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首先将一个排布置在围子四周，然后将全体干部、宣传员、警卫员……组织起来，共有几十支短枪，在天焕同志亲自率领下机动。敌人从东南角冲了上来，天焕同志立即带着他们赶到东南角，守住枪眼，一枪不发等敌人冲到眼前，天焕同志一声喊：“打！”几十支短枪便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扔下几十条死尸，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东南角刚打退，敌人又从西北角攻上来，那几十支短枪就连忙赶到西北角上……就是这样象抢险堵口似的打了一天。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象铁桶似地围在外面，在暮色沉沉的远处，一队队的敌骑在穿梭似地奔跑，看来敌人正在重新部署，似乎要在天黑以前来一次总攻。

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南面忽然爆发了激烈的战

斗。一支紅軍队伍杀了过来，援軍上来了，敌人四处奔逃，李天煥同志亲率全体同志打了出来，伙伙拿着扁担，宣傳員拿着石头，到处捕捉俘虏。軍政治部和援軍会师了，指揮援軍杀来的正是八八师师长熊厚发。这个年青的指揮員經過連日血战，一身灰軍装上已沾滿了烟硝和尘土，滿臉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象过去一样精神。他一見到李天煥同志，就搖起他的手來說：“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坏了。”李天煥同志說：“我知道你們一定会来的。”

渡河以来，紅三十軍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問題在困扰着我：北进宁夏的計劃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計劃又撤銷了呢？“五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們周圍，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軍面对着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沒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嗎？部队暂时还有飯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經冷了，全軍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

正当我对这些問題百思不解的时候，上級又来了命令：全軍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于是紅三十軍为右路軍，九軍为左路軍，五軍和总直屬队跟进，全軍向甘北进发了。

“蜂腰”上的长蛇陣

十一月的西北高原已天寒地冻了，凛冽的寒风昼夜不停地嗚咽着，它給大地上的一切撒上了一层黄土，万物都显得死气沉沉。仿佛一座美丽的花园敗落頹廢得花草枯萎、人迹罕見、尘土盈寸了。

英勇的紅西路軍沿着河西走廊浩浩蕩蕩地前进着，他們的衣衫虽然襤褸，有人还穿着单衣，但是个个都充滿活力，八角帽上的五角星閃耀着光芒。他們給荒漠的西北高原带来了生气。

靠右边的一路是我們紅三十軍，靠左边的是紅九軍，直屬队和五軍随右路軍前进。按照总部的計劃，打算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解放河西的人民。

为了避开敌人的襲扰，我軍改为夜間行軍。然而，两条腿無論如何也賽不过敌人的馬。运动速度上的悬殊，已使我軍处于被动地

位。但我軍仍然边打边进。三十軍在大靖与馬步青部交战，打得馬步青第五师退守城內不敢出来。我軍閃开敌人，进占了七門，解决了馬步青工兵营。上級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張与表示誠意，命令我們將俘虏和枪支(子弹留下)全部放回。可是敌人并未答应任何条件，回到凉州后，守敌正被我軍攻打，他們又参加了抵抗，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

夜間，敌人在凉州城墙的每个垛口上点上一盞灯，长长的紅色灯苗儿迎风顫动着，象是千百个吃人的鬼怪，吐着貪婪的舌头。我軍攻城未下，分兵一部監視敌人，主力指向永昌。十二月三日，守城的敌軍聞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乘胜又攻占了山丹。随后五軍和西路軍总直屬队也全部进抵了这一带。左翼九軍前进到干柴洼和古浪地区与馬步芳部队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到达永昌。

永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蜂腰部，两城相距百余里。祁連山蜿蜒于南，龙首山聳立于北，中間，只有几十里寬的狭窄平川。軍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同志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将队伍由西到东分散的配置开，形成百余里的一条长蛇陣。

我軍的各种工作还未布置完，馬步芳和馬步青的主力已集中到这一带地区，摆出与我軍决战的陣势，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进抵凉州一带，作为二馬的預备队。

恶战开始了，一百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場，在許多村庄堡寨里进行着拚杀。小打不計其数，举其大者來說，四十里堡激战一

昼夜，敌人死伤二千四百人以上。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打了两昼夜，敌人被砍死的尸体横躺竖卧地散在土圈子内外，至少有八百具以上。敌人迂回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我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又被我军杀伤六百余名。

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敌人抓住我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以两个主力旅攻取永昌。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一面投弹，一面扔下了成捆的传单，炊事员们都抢着去拣。他们说：“敌人送来了最好的引火柴。”炸弹轟起冲天的烟柱，不少民房都着了火。战士们愤怒已极，组织了步枪对空射击，在一架敌机正从西向东飞行时，他们打出一排子弹，顿时敌机歪歪咧咧，冒着烟向下坠去。

在永昌城酣战的时候，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数次进袭山丹，五军给敌人重大杀伤，巩固住阵地，配合了永昌城的战斗。

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相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了数次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是并没有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地补充。而我军根据地建不成，没有补充，实力日渐削弱了。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没装备齐全，给养更是困难。

一天下午，我和李先念政委同到城墙上巡视，白塔山下还不时传来零落的枪声。四野萧条，除了部队，很少见到行人。成群的乌鸦在只剩下些杂草的荒地上寻觅食物。苍鹰拍打着强劲有力的